



赵半狄的小窝

Zhao Bandi's Hu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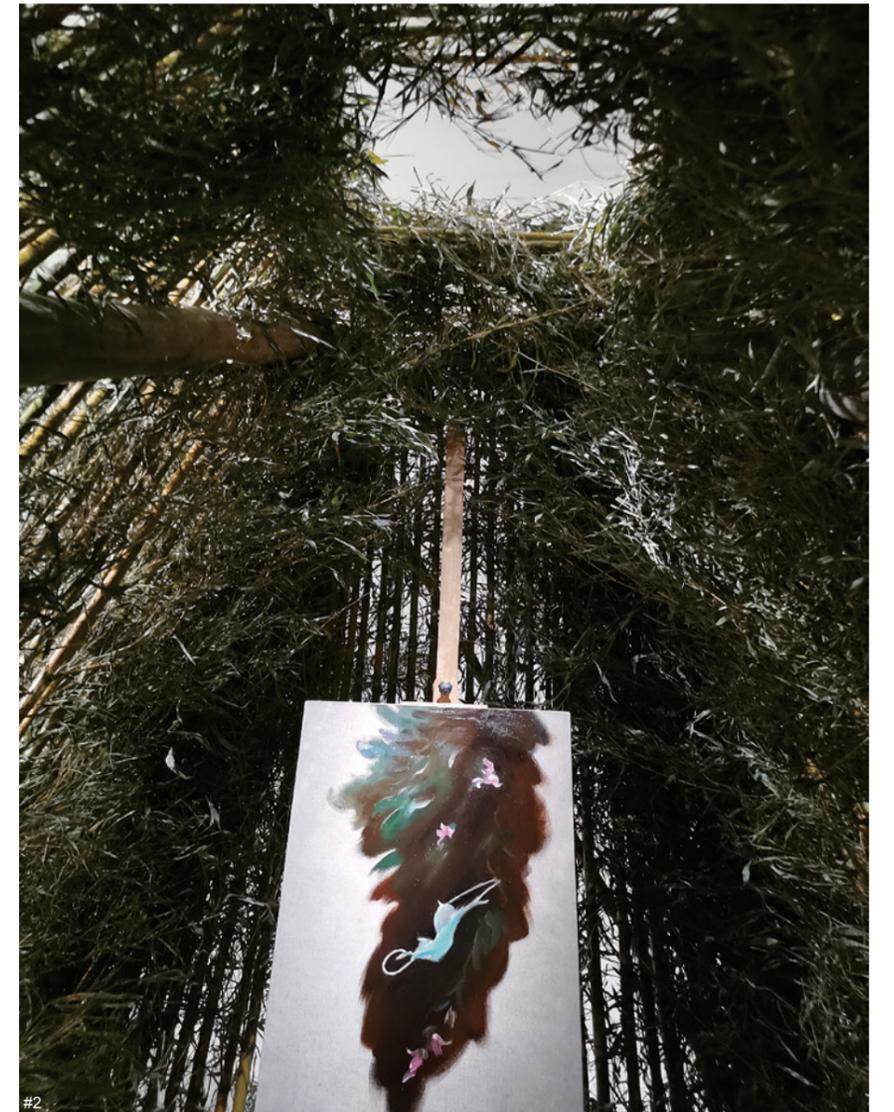
赵半狄 Zhao Bandi

摘要：在昊美术馆持续性项目“我与博伊斯”项目中，赵半狄一方面借着与馆藏的博伊斯作品与这位著名的行为艺术家进行对话，另一方面，他在展区以“展中展”的方式，打造了一个人类精神的庇护所，铸造了一叶逃离疫情的心灵方舟。赵半狄用审美的方式，搭建了一个超现实的襁褓、避难所、告解室，让人来到其中治愈和救赎心灵。疫情阴影下抑郁愁烦的人们，可以到这个小窝里来，在美学的灵氛中逃离沉沦的世界。

关键词：审美，疗愈，当代艺术

Abstract: In the sustainability project “Me & Beuys” of HOW Art Museum, on the one hand, Zhao Bandi communicates with the famous performance artist Beuys by using the collection of Beuys's work, on the other hand, he uses the form of “an exhibition in another exhibition” in the exhibition area to build a shelter for the human spirit, casting a soul ark to flee from the COVID-19. In an aesthetic way, Zhao Bandi builds surreal swaddling clothes, refuges and confession rooms, where people come for healing their hearts and redemption.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COVID-19, depressed people can come to this hut to escape from the sinking world in the spiritual atmosphere of aesthetics.

Keywords: aesthetics, healing, contemporary art



《当代美术家》（以下简称“当”）：前几年您策划了许多场派对，您曾提到“Party”的热闹、不可预估性，正契合了当时中国的状态。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让整个社会暂时停摆，甚至中国人一年中最大的一场 party——春节都没能聚在一起。面对当时的情景，您的心态是怎样的，焦虑、迷茫或是其他感受？

赵半狄（以下简称“赵”）：焦虑和迷茫是人类精神活动常态的一部分，只是疫情更戏剧化地逼迫人做出反应，对我来说，疫情只是人类众多艰难处境之一。艺术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逃离”，不论我

这几年的派对还是绘画，即便看上去和所谓的现实状态契合，其实那不过是我逃脱或出发的那个点而已。毕竟，它们是不属于一个空间的事情。

当：“赵半狄的小窝”，由竹子窝棚、口罩吊床、散落四周的竹子和竹叶构成，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熊猫，也曾是您的艺术符号。2016年，您中止了在艺术创作中对“熊猫”这一符号的使用。在小窝中，熊猫虽然没有在场，但能感受到它的印记。您现在对熊猫这一元素是如何看待的？为什么在小窝里留下竹子和竹叶？

1-2

昊美术馆“我与博伊斯·赵半狄的小窝”展览现场



赵：现在，熊猫对我来说，更是一个脆弱和濒临灭绝的图腾，难道人不像熊猫一样脆弱么？答案是肯定的，多少生命已经被新冠病毒所吞没？多少人类在苦苦挣扎？还不包括精神的沉沦和绝望。

当：2014年您重新开始画画，但您说自己没有“回归绘画”。2020年的上半年，您因疫情在海外滞留了半年之久，滞留期间，您拿起画笔，走上街头，进行绘画创作。这半年的时间里，对您来说绘画占据的比重是不是更大了？您对绘画这一形式是否有了新的感触？

赵：说真话，我并无意夸大疫情对我绘画的影响，成熟的画家也不应该，我的绘画观没有变，这个绘画观甚至是我的隐

私，大家可以揣摩，这也许更好些。

当：您曾说自沉浸在比较小的氛围中，不关心前卫或先锋这件事。从“派对”到“小窝”，氛围更加私密、个人，这种转变源于疫情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吗？

赵：是两个方面的吧，一个是私密的绘画，一个是分享的聚会，别忘了我小窝的聚会啊，也是派对啊，两个结合了！派对和绘画的空前结合。让绘画就在小窝里安静地跳动吧，我内心的一部分，而朋友来做客，连绵不断的聚会……审美能融化掉很多东西，我确信！

当：此次展览是昊美术馆“我与博伊斯”的持续性项目，艺术家用作品的形式与馆



藏的博伊斯作品进行对话，通过具体项目的实施过程，触摸和博伊斯的丰富关系。您的“小屋”诞生于2020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在您看来，博伊斯作品的疗愈对当下的世界有着怎样的意义？

赵：博伊斯被鞑靼人用油脂敷伤、毛毡保暖的方法救活的传说很有趣。作为生命与救赎、伤痛与治愈的重要标志，油脂和毛毡在他后来的艺术作品中反复出现，这是有说服力的。熊猫赖以生存的竹子难道不是么？面对疫情，人类不是像熊猫一样脆弱？

当：此次在“小窝”中的展览，有您在疫情期间创作的作品，请您具体谈谈。

赵：请明白，人类依然没有摆脱掉疫情，这里的一切都是现在进行时，竹窝里的小画也是我此时的心跳，聚会更会有数不尽的未知。

当：在疫情让人孤独无助、渴盼庇护时，您用审美的方式搭建了一个超现实的襁褓、避难所、告解室，让人来到其中治愈和救赎心灵。策展人杜曦云评价说：“疫情阴影下抑郁愁烦的人们，如同置身‘大洪水’中的人们，可以到这个小窝里来，在美学

的灵氛中搭乘心灵的诺亚方舟，逃离沉沦的世界。”在您看来，艺术的慰藉，是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的，是逃离吗？

赵：我的艺术是在创造世界的另一个维度，通俗一点儿说，是精神的逃离。